



一饼荷香赴月来

可依/文

中秋的各样吃食里，我偏爱莲蓉月饼。

市面上月饼馅料繁多，甜香厚重的，果仁饱满的，样样热闹。只有莲蓉，性子清淡，揣着一池荷塘的记忆，来赴秋月的约定。它不与百味争浓，就像天上的月亮，清辉淡淡，静静照着人间岁岁的团圆。

莲蓉的清甜，源自夏日塘间的荷花。荷立在清水之上，经受一整个盛夏的热风暑雨，慢慢敛尽一身暑气。剥壳去芯，滤掉莲心的苦涩，文火细细熬煮，方成绵密莲蓉。莲心最苦，滤净方清。原来淡，不是天生寡味，是褪尽苦涩后的从容。入口甜而不腻，润而不稠。舌尖触到那一丝清甜，仿佛晚风拂过荷塘，荷香淡淡，不是骤然冲击味蕾，而是如一缕轻烟，缓缓漫入心底。

年少吃月饼，总偏爱花样繁复的馅料，只觉莲蓉味道寡淡，少了几分惊喜。那时以为过节，必得浓郁热烈才算尽兴。待到年岁渐长，岁岁等候中秋月色，才慢慢懂得，世间至味，往往藏在清淡的欢喜之中。

琳琅馅料是节日的喧腾，莲蓉这一缕幽香，藏着岁月沉淀后的从容。它自有分寸，安安静静，守着寻常人家最简单的团圆期盼。

月圆之夜，一块月饼温润如玉，饼面浅刻纹样，像是把月轮的轮廓拓在了饼身。轻轻掰开酥皮，细碎饼屑如雪飘落，内里莲蓉色泽浅黄，质地柔和。这小小的饼，藏着夏荷余韵，盛着秋夜安宁，裹着一家人相聚的圆满。荷开在盛夏，甜却留在中秋。这一口清甜，原是夏日写给秋夜的信。灯下分食，闲话家常，晚风穿窗，桂影斜倚阶前。方寸之间，便是秋意，便是平安。

月亮有圆有缺，四季来去不息，风物几番更迭。唯独这一缕荷香，恒久如初。不张扬，不急躁，静静陪伴每一场月下相逢。原来好日子，不必轰轰烈烈。只求滋味冲和，亲友安好，年年月圆，不负这人间光景。

一块莲蓉月饼，携来一季朴素的欢喜。

夏荷余香留至秋日，伴着月光赴约。咬下这一口才明白，中秋不在于满桌丰盛的菜肴。这一口清甜里，藏着不必说破的想念。品尝的，是这一缕荷香捎来的温柔。

八月柴，一只鸡

潘岳军/文

在老家城南，有农历八月食鸡进补的习俗。每到八月，山上的柴草长得最为茂盛。乡亲们趁着秋分前后这一个月上山斫“八月柴”。斫柴的时候，便杀鸡吃鸡肉来进补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温岭但凡是有山地的生产队，都要组织社员上山斫柴。那时候，柴草是家家户户主要的生活燃料。进柴是一项强度高、消耗大的体力活，需要进补。

当年，农村几乎家家养鸡，大多是养母鸡下蛋，补贴家用；也有人买几窝小雄鸡饲养，等到八月进柴时节杀鸡进补。

八月里番薯、晚稻尚未收成，正是农事间隙。那时，人们都会抓紧时机，天刚蒙蒙亮，吃过早饭便带着柴刀、磨刀石上山，边斫柴草，边乘着晴好天气晾晒。为节省往返时间，大多不回家吃午饭，由家人将中饭送到山上，不少人还会把做好的鸡炒米面当作加餐、接力饭送到山里，一直干到太阳落山，再把收拾好的柴草挑回家里。

当年，母亲也曾给我做过小雄鸡炒米面。做法简单又地道：把处理干净的小雄鸡切块，下入热油锅里反复翻炒，再放进提前用水泡软的米面一同翻炒入味。刚出锅的小雄鸡炒米面又香又鲜，热气腾腾，滋味十足，让人馋得不行，巴不得一口气全部吃完。

旧时条件有限，没有像样的营养品，杀鸡吃肉便是最实在、最简便的进补方式。老辈人都知道鸡肉滋补，吃了能长力气。

吃进补鸡还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：一人一只鸡，单独烧制，旁人不能混吃。吃法也各有讲究，本地人称半斤左右的小雄鸡为“拳头鸡”，肉质细嫩鲜甜，最是好吃。拳头鸡大多搭配米面炒制，若是肉鸡，则用来煨炖，或是加补药一同熬煮。一顿吃不完可以留到下顿再吃，老人们说一旦分食，就起不到进补的效果了。

后来，农民生活条件慢慢变好，农村普遍用上液化气，再也不用上山斫柴烧火。如今，路边地头枯枝遍地，也少有人捡拾，只有一些上年纪的老人，会捡些柴草留到年关煮粽、烧水。市面上滋补品琳琅满目，不再靠吃鸡进补。八月食鸡进补的习俗也就慢慢淡了，只留在老一辈人的记忆里。

陈明华/文

别处中秋是八月十五，而我们泽国镇人，世世代代守着一句老话：十五看月亮，十六过中秋。别处赶十五，我们守十六；这一日之迟，是水乡人留给团圆的余地。并非刻意标新，是老一辈传下来的乡俗，根植在水乡水田间，岁岁年年，从未更改。

我从小在泽国乡下长大，老家水澄村的中秋味道，是父母一辈子守出来的烟火。如今双亲虽已离世，但他们当年教我的过节礼数、家常习俗，我始终照旧遵循，不敢淡忘。

记忆里，每每临近中秋，田间芋头饱满肥嫩，家养土鸭长势正好，这便是泽国人过节最地道的食材。本地乡间俗语说得实在：“八月十六一肚哽，新鸭老鸭芋头梗。”家家户户必会炖上一锅鸭搓芋，这是我们泽国中秋的头一道大菜，也是刻在乡人骨子里的团圆味。

母亲总说，中秋吃鸭芋，温润滋补、阖家安康。新鲜芋头去皮切块，配上散养土鸭，柴火慢炖，不添繁杂佐料，靠的是食材本身的鲜香。鸭肉醇厚不腻，芋头吸满肉汁，软糯入味。小时候一家人围坐餐桌，一锅鸭搓芋，就是最丰盛的中秋家宴。父母在世时照例如此，我依旧年年炖煮，守住这口老味道，便是守住旧时团圆。芋头照样软糯，鸭肉照样醇厚，只是灶前添柴的，换了我。

晚饭过后，便要行拜月旧俗。泽国老规矩，男不祭月，女不拜天，中秋拜月向来是家中女主人的正事。八月十六的夜晚月色清明，我们家便搬出八仙桌，端正摆放在庭院正中。桌上摆上本地土月饼、柚子、石榴、板栗，再沏一杯清茶，简简单单几样时令风物，庄重又虔诚。

从前，母亲总会净手静心，对着皓月默默祈福，不求财源富贵，只愿一方水土风调雨顺、家人四季平安、邻里顺遂安康。我们小辈围在一旁，赏月嬉闹，听父母讲旧时中秋的小故事。月光洒落水乡农院，温柔静谧，这是刻在心底最温暖的中秋模样。

走亲访友、敬老串门，更是泽国中秋不变的人情风俗。老话讲：“带带小囡，八月十六好吃鸭。”中秋前后，出嫁的女儿女婿，都会备好月饼、土鸭、时令礼品，回乡

泽润/文

刚入秋，转眼又是中秋。街上到处是过节的气氛，我跟着剧团下乡演出，中秋大多是在乡间戏台度过的。

别人过节赶着回家团圆，我过节却是奔赴戏台。演出还没开始，秋风轻轻吹过戏台，带着一丝丝凉意，身上的戏装被风吹得轻轻飘动。我在后台候场，对着镜子理好妆容，穿戴好戏装。这么多年，逢年过节，正是家家户户围坐一桌的时候，我大多在外奔波，守在这一方戏台上。

唱着看着光鲜，其中的辛苦，只有自己亲身经历才能体会得到。

早些年没有专用戏箱，戏服、头饰、帽子、靴子还有各样道具，全都塞在沉甸甸的布袋子和行李箱里。我家住四楼，没有电梯，每次出门演出，就得一袋一袋把行头从四楼往下搬。袋子沉，零碎东西又多，来回跑楼梯，单单搬行李就要个把钟头。演出结束回到住处，又得把这些东西再一袋袋搬上楼收拾妥当。好几次累得实在搬不动，走两步歇几步，几乎崩溃，心里反复问自己，何必自讨苦吃，不如干脆放弃。可当时心里就一个念头：继续往前走。那段时光，光是搬这些行头，就耗去了我大半力气。

到后来配了戏箱，不用再扛着布袋和行李箱来回折腾，行头总算有地方安放。可一台戏演完，深夜马上就要转场去下一个地方，常年奔波的苦，并没有就此消失。

乡下演出，住的地方条件参差不齐。碰到条件差的住处，连洗个澡都不方便，只能提水烧点热水简单擦一擦。每辗转到一处新地方，戏台附近的宿舍很久没人住，一开门一股霉味，满是灰尘，脏得很。只能自己动手打扫、搬床板、铺被褥，久而久之，也练出一身力气。光是收拾打扫，就要耗去大半天。

乡村夜里蚊虫多得吓人，演员们被咬得满身红疹子，越抓越痒，下过雨之后蚊子更是成群结队。我只能钻进严严实实的蚊帐里，哪怕闷得难受也不敢出来。后来，我在蚊帐里放了一台小小的电风扇，稍微好受一点，但依旧闷热，躺在木板床上翻来覆去，很难睡踏实。演完一天戏浑

点文/文

菜园边那棵桂花树，不知是哪年栽的。反正我来时它就在，矮矮墩墩的，比人高不了多少，枝子横七竖八，没人修剪，由着它长。平日里不起眼，也没人多看它一眼，只有到了农历八月，才知道它的好。

前几天，我正弯腰拔草。一阵风吹过，甜丝丝的香气扑过来，又淡，又长，不浓不腻。我一抬头，桂花开满了树。枝丫间密密麻麻挤出小黄花，碎碎的，跟米粒似的，细看还以为是虫卵。桂花这东西，别看花小得很，香起来能飘满整个园子。园里的青菜、萝卜，连带着也沾了光，都染上一股子甜味。

那些年，姨婆还在。她总喜欢摘些桂花。早上或者午后，她会搬个小凳，站在树下，用竹竿轻轻一敲，桂花就簌簌落下来，落在铺开的旧报纸上。捡干净，摊在筛子里晾，晾到半干，收进玻璃瓶里保存备用。姨婆手巧，会做桂花糕，也会腌糖桂花。做桂花糕的法子简单，抓一把桂花，洗净晾干，拌进米面里，再撒些白糖，揉成面团，切成小方块，码进竹笼，柴火灶上大火蒸熟。平平常常的食材，经她的手一做，就格外香甜软糯。我跟着姨婆学过好



探望长辈。一份薄礼，承载的是孝心；一趟归乡，维系的是亲情。邻里之间也相互分享月饼、羹菜，你来我往，热热闹闹，水乡的人情味，在岁月里愈发浓厚。

年岁越久，越懂中秋。城里过节越来越简单，少了旧时礼数。可我们乡下人家，依旧守着老一辈的传统。老屋里再无父母唤我添汤，但八月十六过中秋、炖鸭搓芋、庭院拜月、走亲敬老的习俗，我一年不落，照常延续。

节日不变，圆月依旧。变的是身边亲人，不变的是扎根乡土的家风与乡俗。泽国秋月年年圆满，乡间旧俗岁岁绵长。这份朴素的中秋烟火，既是对先人的深切念想，也是对岁月安然、阖家团圆最真挚的期盼。愿年年此夜，水乡月满，一家人围坐如旧。

人在戏台

身疲惫，却睡不好觉。这些细碎的难处，没有亲身经历过，是想象不出的。

大热天，裹着几层戏服，闷得浑身冒汗，好几次差点中暑；冬天天寒地冻，戏衣薄薄的，冷风直往骨头缝里钻，手脚冻得僵硬。可锣鼓一响，站上戏台，水袖一扬，迈开台步，一身的劳累瞬间就没了。看着台下坐满乡亲，一个个认真真看戏的模样，就觉得自己所有的奔波都值得。

每到月圆的夜晚，我就会想起小时候在家过中秋的日子。

那时候在家过节，日子过得安稳又暖心。快到中秋，母亲把屋子收拾干净，摆上苏式果仁月饼、各样时令鲜果，再炖一锅甜汤。天色暗下来，月亮慢慢爬上屋檐，清亮的月光洒满小院，四处飘着桂花香。我站在一旁，看着母亲忙前忙后，耳边是邻里说说笑笑，这些普通的画面，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。

年少的时候不懂离别，总觉得一家人围在一起赏月，是理所应当的事。哪想到后来连围坐赏月，都成了奢望。后来一门心思扑在戏曲上，辗转各地跑场子，才明白陪伴有多珍贵。

台上再热闹，心底始终留着一块地方，牵挂着远在家中的母亲。

母亲一直理解我这份热爱，从来不会埋怨我过节回不了家。每次通电话，她总反复叮嘱我，演出多当心，好好吃饭，照顾好自己。她一个人守在家里，心里惦记着我，却从来不肯跟我说她的难处。

今夜月色清亮，戏台灯火通明。台上唱尽人间悲欢，演尽团圆喜乐，台下满是乡亲的欢声笑语。大戏落幕，喧闹慢慢散去，观众一个个离开，戏台一下子就冷清下来。我卸完妆，没有急着走，独自站在空荡荡的戏台上，抬头望着天上的明月，心里满满都是对母亲的挂念。

年年中秋的月亮都差不多，人的心境却不一样了。年少时爱热闹，如今只求家人平平安安。

人在戏台，心向故乡。但愿这一轮秋月，捎去我的思念，但愿这一轮秋月，替我照一照母亲的窗前。祝愿母亲岁岁安康。

桂花认人

几次，步骤都一样，下料也不差多少，可我做出来的桂花糕，总少点味道，不如她做的好吃。也不知是我真的手笨，还是这园子的桂花，本就认人。

姨婆腌的糖桂花，我也学了来。一层白糖，一层桂花，码进瓶子密封。这个我倒做得差不多，味道相差不大。

后来，姨婆不在了。树还在，年年照开。花开的时候，我偶尔也摘两把，晾在院里，试着做一点，只是再也做不出当年的味道。兴许这树只认姨婆，不认我，当年的滋味，跟着她的人一起走了。

再后来，我也年岁大了，怕血糖高，甜食不敢多吃，糖桂花和桂花糕，也就彻底不做了。

人人都盼八月十五团团圆圆。可如今菜园里就我一个人，月亮还是那个月亮，桂花树还是那棵桂花树，该圆就圆，该香就香。

夜里，月亮升上来，照在菜园里。萝卜叶子上亮晶晶的，像撒了层薄霜。桂花香又浮起来，一阵一阵的。

我蹲在树下，捡起一撮桂花，放进衣兜。这香气，能留住好几天。果然，第二天掏衣兜，还是香的。

只是这香里，再也没有姨婆做的桂花糕那股子甜丝丝的味道了。

秋分

★黄定来

今天没有大事发生
该黄的叶子不断在黄
该红的果子还在红
我坐在石阶上
看蚂蚁搬运整个秋天
风从东北方向吹来
带着去年冬天的口信
忽然想起
母亲曾经再三嘱咐
这个节令要记得吃梨
我端起滚烫的稀饭
数着碗里的米粒
一粒 两粒 三粒
仿佛数着剩下的白昼
今夜之后
月亮越来越凉
我要在霜降之前
不断将各种米煮成粥
学会把日子
过成不温不火的白开水

天上的月饼

★李轶贤

天上的月饼
是五仁馅的
还是猪肉馅的
天上的月饼
是嫦娥做的
还是织女做的
天上的月饼
是什么时候有的
那样大那样圆
挑逗多少饥渴的目光
蟋蟀的鸣叫里
都是月饼甜甜的味道
甜了一个季节的味蕾
桂花的清香气
都是团圆的渴望
塞进每一缕金秋的微风里
调皮的云朵偷偷掰了一块
尝了一下，哎呀
整座城市的灯光集体失眠了
天上的月饼挂在澄净的蔚蓝里
古代的你，今天的我
都来尝一尝吧
愿这月饼里
没有悲欢离合的故事
没有阴晴圆缺的思念
一颗小小的芝麻粒
都藏着淹没洪荒之力的
蜜甜

中秋，回老家

★解忧

一个人，走失在一座城市
中秋成了一扇门
轻轻地敲，听不到回音
石子路被水泥抹平
月光洒过的坑洼
不留一点踪迹
回老家吧，迈入石屋的门
槛
将自己置身在密闭的幽暗里
仿佛又将自己退回到未知的混沌
任凭蚊虫叮咬每一个失忆的毛孔
抬头望着月亮，就像望着母亲的脸
伸出手，想抓住些什么
哪怕最后，把自己的手指放回口中
使劲吮吸，嘴角淌着口水